



# 奇幻之航

HIE'S FANTASTIC VOYAGE

桑樹之心

試閱本  
(非賣品)

燕男 = 著・繪

©Rightman Publishing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匯識教育有限公司

# 海上鏢局

6

海面上硝煙瀰漫，**阿爾戈號**已把高掛着黑旗幟的海盜船逼入小海灣裏。

「轟隆！」一聲巨響炸起，海盜船的主桅頽然倒下，幾個巨大的鐵鈎隨纜繩破空而至，鉤住了船的舷邊。

兩艘船的距離愈來愈近。



蘇菲身輕如燕，她縱身一跳，落到海盜船的舷上。一個兇神惡煞的海盜二話不說，拔出大彎刀便朝她直砍過來！利刀落下前的一剎那，蘇菲整個人凌空躍起，避過險些掃過腳尖的刀鋒，只見她抬腿一踢，「哇！」的一聲慘叫響起，原來她已踢中敵人的鼻樑。

「噠通！」聲緊接而至，海盜已被踢落海中。蘇菲落回舷邊，拔劍指向主甲板上的一眾海盜：「投降吧！你們的船已毀，無謂再掙扎！」

「你們究竟是誰？」

「為甚麼對我們窮追不捨？」

「我們是阿爾戈海上鏢局！」蘇菲高聲回答，「受摩瑞亞的居民所託，要把你們緝拿歸案！」

海盜們發出震天怒吼，霍地從腰間拔出彎

# 我們是阿爾戈 海上鏢局！

刀，陽光在明  
晃晃的刀身上  
折射出白芒。

阿爾戈號的水  
手也紛紛高舉利刃高聲叫  
囂。就在兩艘船靠攏的一剎  
那，雙方人馬一擁而上，霎  
時間刀光劍影相互交錯，金  
屬碰撞的激響撕破長空。

「嘿！兄弟們！把這羣作  
惡多端的王八蛋一窩端了！」





一個戴着三角帽的長髮男  
人朗聲笑道。

他立在船首，一手揮  
着長鞭，另一隻手還拿着  
小酒瓶往口中灌酒，  
他就是阿爾戈號

的**船長傑森**：「誰  
拿下的海盜最多，船長  
我請他喝酒！」

蘇菲一劍挑飛了敵人的刀，又旋身踢倒背後的偷襲者。就在這時，她突然感到疾風挾着兩道刀光分別從左右兩側襲來，刀風瞬間已撲面而至，卻聽見「鏗」的一聲響起，一個高瘦的男人從左邊替她攔下攻擊，右邊則不知從哪裏跳出一個魁梧巨漢，他鐵拳一揮，便硬生生把海盜揍個人仰馬翻。

「艾佛列、鐵塔，謝啦！」蘇菲揚手喊道。  
高瘦的男人微笑着點點頭，他是阿爾戈號的**大副艾佛列**，巨漢則是船上的**水手長鐵塔**。三人也不廢話，迅即已同時轉身迎敵，三兩下便合力把圍攻的海盜擊敗。



一陣廝殺之後，周圍的騷亂逐漸平息，一個個海盜被**五花大綁**堆滿在甲板上。

傑森站在旁邊灌了口酒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嘿，這羣王八蛋淨會欺壓良民，也總算有今天了。明天便把他們這批『貨』押回去，交給摩瑞亞的老鎮長，也算是**為民除害**了！」

「全部人都抓起來了嗎？」蘇菲問。

「應該吧？」

「不，好像沒看到海盜船長。」大副皺起眉，水手長也在旁邊搖搖頭。

「那個混蛋啊……不記得叫黑狗還是黑甚麼的？手下人**一盤散沙**似的，原來是首領率先溜了啊！」船長撅了撅嘴，不屑地加上一句，「哼，懦夫！」

大副正色道：「船長，此事不宜輕忽。現在我便安排人去搜船——」

「——蘇菲！」

一聲哭喊破空而至，蘇菲猛地抬首，只見高高的後甲板上站着兩抹人影，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被人從後面狠力推出，頸



上橫架着的匕首在陽光下寒芒閃爍。站在男孩背後的持刀人面相猙獰，正俯視着他們，目光陰狠。

「小彼得！」蘇菲駭極，「你不是留在阿爾戈號的艙裏嗎？怎麼

蘇  
菲  
！



會——」

「這小兔崽子不甘寂寞呢，偷偷跑了出來看你們怎樣糟蹋我的船。我正愁着要如何收拾你們，他便自動送上門來！**哈哈哈！**」持刀人露出一口黃牙。

傑森臉色一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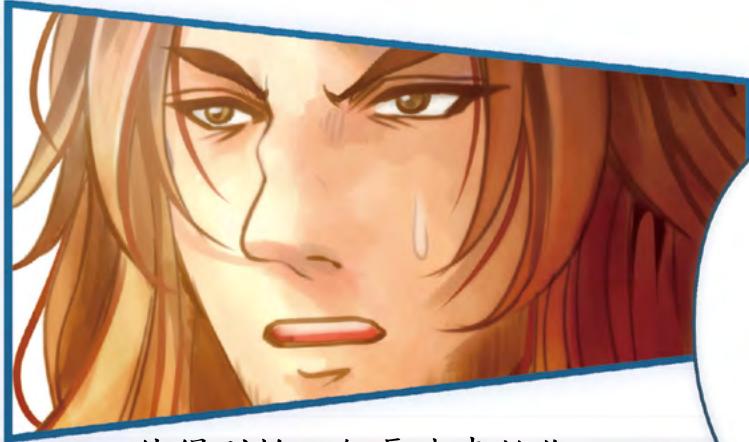
「……黑狗！」

「我叫黑豹！」海盜船長厲聲咆哮，小彼得被嚇得**全身哆嗦**。傑森朝蘇菲瞥了一眼，轉頭又瞄向小彼得，然後向前踏了一步。

「停！再向前，我就割斷這小鬼的**喉嚨**！」

黑豹慌忙吼叫。

「好、好、好。」傑森舉高雙手，「噓，小



好、好、好。

彼得別怕。船長我來救你。」

「嗚……我……我不怕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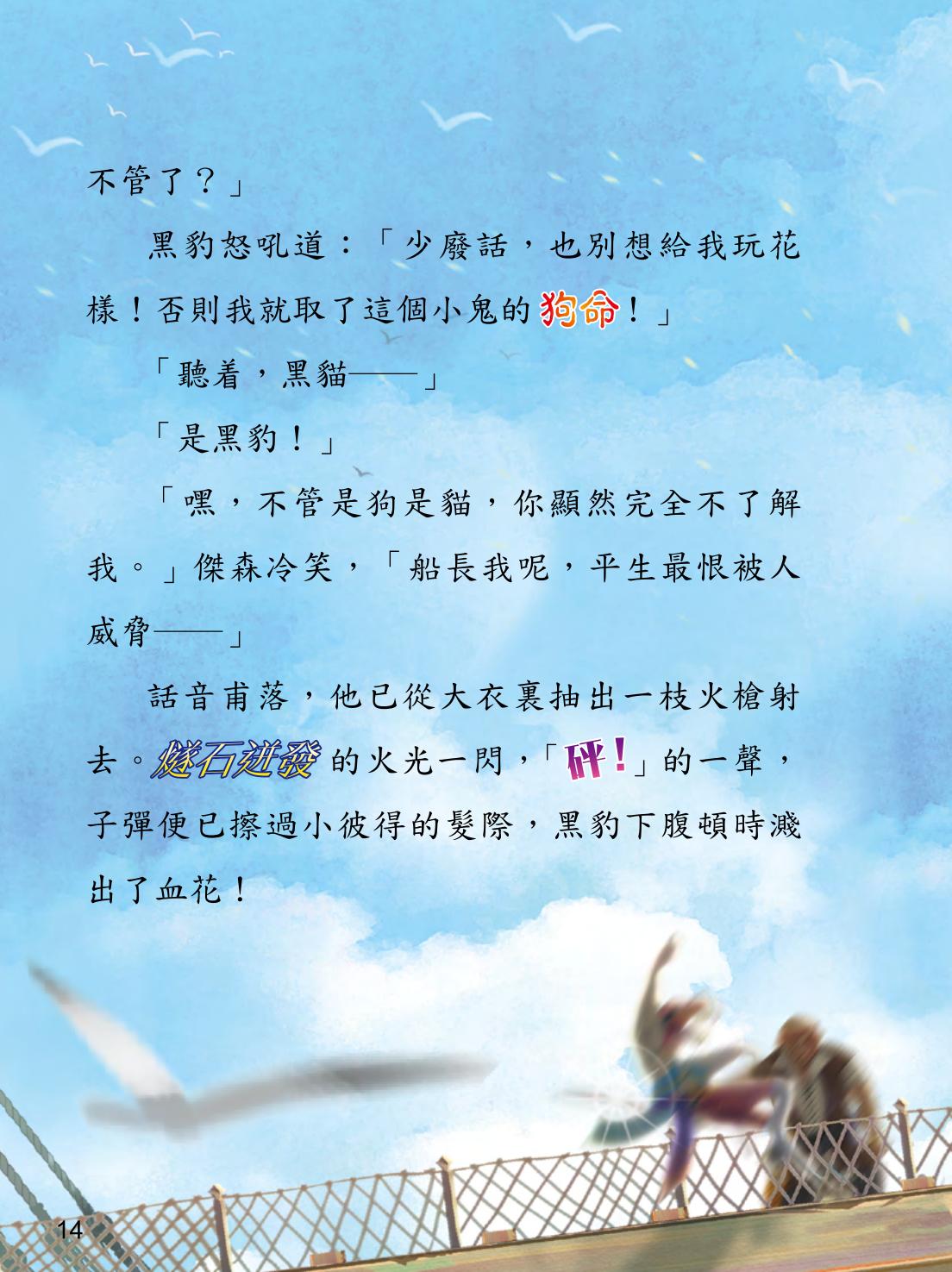
「**閉嘴！**」黑豹把匕首在小彼得頸上用力一壓，「答應我的條件，這個小鬼就還給你們。否則……哼！」

「你想要甚麼？」

「也沒甚麼大不了，把你的船給我便成。啊，那些沒用的手下歸你。很公平吧？」

「你……居然連自己兄弟的死活都





不管了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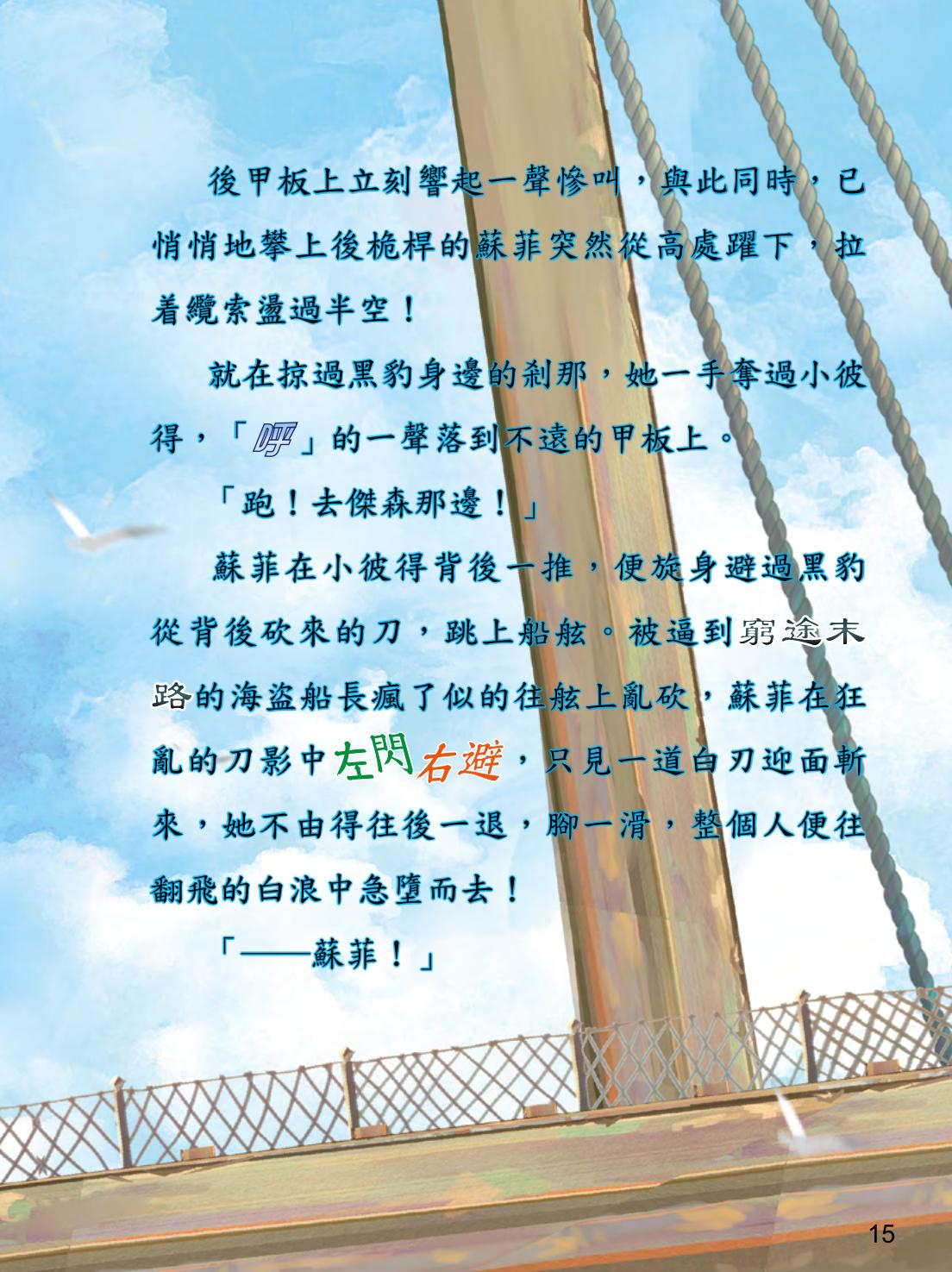
黑豹怒吼道：「少廢話，也別想給我玩花樣！否則我就取了這個小鬼的**狗命**！」

「聽着，黑貓——」

「是黑豹！」

「嘿，不管是狗是貓，你顯然完全不了解我。」傑森冷笑，「船長我呢，平生最恨被人威脅——」

話音甫落，他已從大衣裏抽出一枝火槍射去。**燧石迸發**的火光一閃，「**砰！**」的一聲，子彈便已擦過小彼得的髮際，黑豹下腹頓時濺出了血花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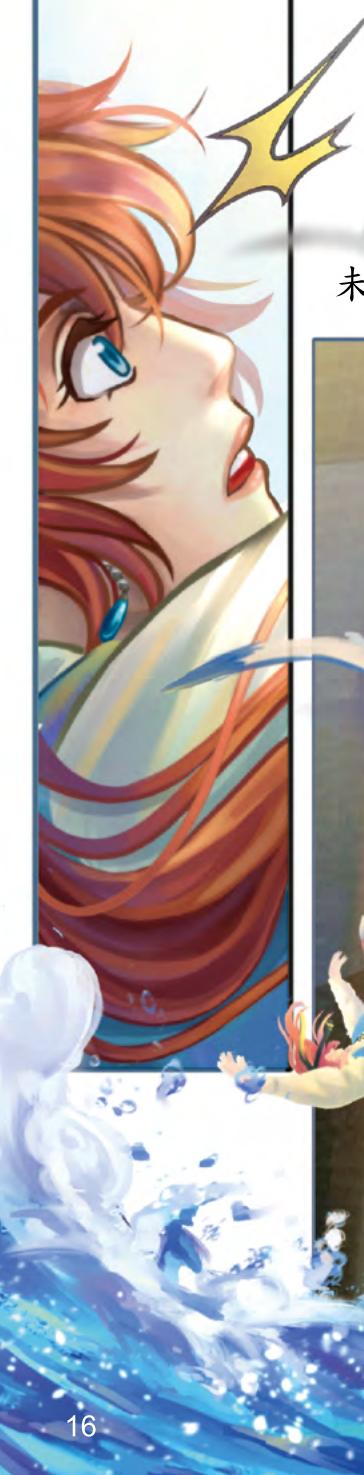
後甲板上立刻響起一聲慘叫，與此同時，已悄悄地攀上後桅桿的蘇菲突然從高處躍下，拉着纜索盪過半空！

就在掠過黑豹身邊的剎那，她一手奪過小彼得，「*咿*」的一聲落到不遠的甲板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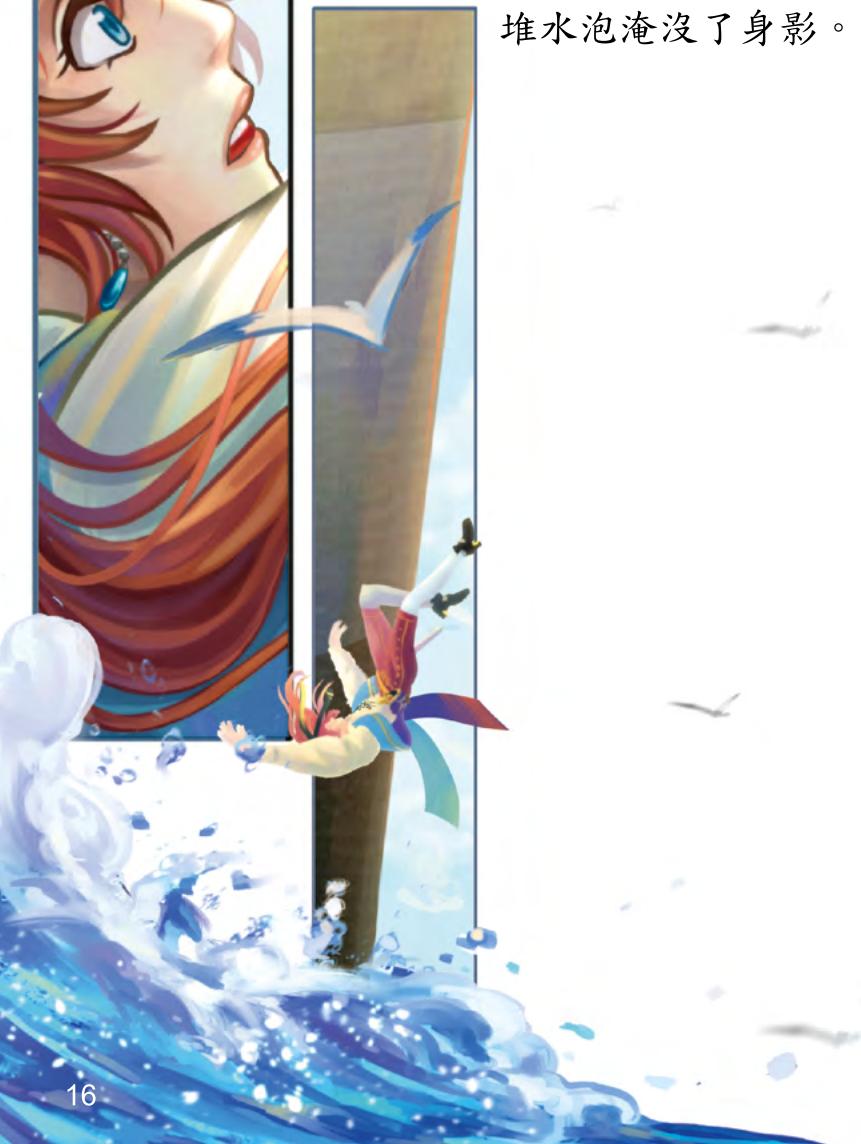
「跑！去傑森那邊！」

蘇菲在小彼得背後一推，便旋身避過黑豹從背後砍來的刀，跳上船舷。被逼到窮途末路的海盜船長瘋了似的往舷上亂砍，蘇菲在狂亂的刀影中左閃右避，只見一道白刃迎面斬來，她不由得往後一退，腳一滑，整個人便往翻飛的白浪中急墮而去！

「——蘇菲！」



船上遠遠傳來幾聲喊叫，蘇菲  
未及開聲回答，轉瞬間已被一大  
堆水泡淹沒了身影。



# 發光的桑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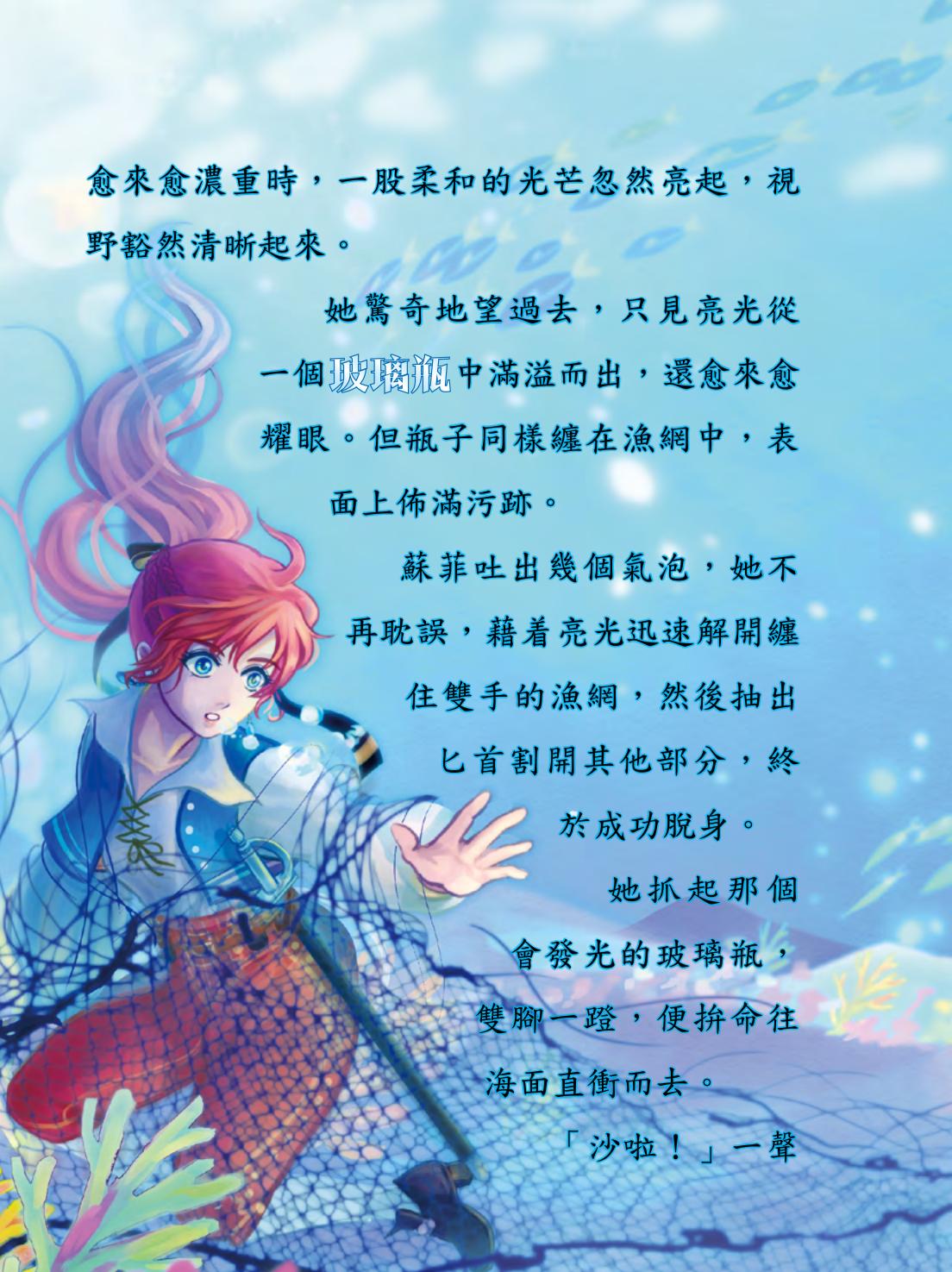
巨大的衝力迅即把蘇菲帶到海底。

海水冰冷透心，她只覺眼前一片花白，**恍惚**中，竟好像有甚麼纏住了身體！她暗地一驚，雙手立刻往上划，反被纏得更緊。

幸虧蘇菲水性極好，便憋住一口氣，開始小心地摸索起來。

「不，這不像動物。」她暗忖，「海草？不，觸感更粗糙，更細，密麻麻的……啊！是漁網！」

蘇菲試圖在幽暗中解開漁網，但射入海底的陽光黯淡無色，只有**朦朧**的影子隨水流晃動。當窒息感



愈來愈濃重時，一股柔和的光芒忽然亮起，視野豁然清晰起來。

她驚奇地望過去，只見亮光從一個玻璃瓶中滿溢而出，還愈來愈耀眼。但瓶子同樣纏在漁網中，表面上佈滿污跡。

蘇菲吐出幾個氣泡，她不再耽誤，藉着亮光迅速解開纏住雙手的漁網，然後抽出匕首割開其他部分，終於成功脫身。

她抓起那個會發光的玻璃瓶，雙腳一蹬，便拚命往海面直衝而去。

「沙啦！」一聲

破水而出，蘇菲大口吸進新鮮的空氣。阿爾戈號的夥伴在船邊張望，看到她時都鬆了口氣。

「蘇菲蘇菲！」小彼得喊道，「你在下面搞甚麼鬼呀？這麼久才上來！嚇死我啦！」

「我沒事！剛剛被漁網纏住了。那條黑狗怎樣了？」

「嘿嘿嘿，已被船長我狠揍一頓後綁起來了！」傑森哈哈大笑，「你想再揍幾拳也可以，不過他已經昏過去了！」

「蘇菲，你先上來吧！」

大副艾佛列放下繩梯，蘇菲攀上去後，鐵塔馬上把一塊披風罩在她身上。

小彼得湊過來，指着她手中的玻璃瓶問道：「咦？這是甚麼來的呀？」

「在海底撿到的。它



還會發光……」

「光？哪裏有光呀？」

蘇菲低頭一看，只見瓶子在陽光下**平平無奇**，光芒竟已消散不見。

傍晚過後的阿爾戈號上，蘇菲坐在船邊擺弄着那個玻璃瓶。小彼得雙手托腮，看着她把污跡擦拭乾淨。火光透過玻璃，只見瓶裏裝着一顆鮮紅色的**果實**，旁邊還有一束**小紙卷**。

「這是……**桑果**？」

蘇菲把東西都倒出來，拈起那顆如錢幣般大小的果實訝道：「怎麼看上去好像剛摘下來的樣子？」



「你們怎麼還不去休息？明天我們便要把『貨』押回摩瑞亞了。」

艾佛列提着燈和鐵  
塔結伴走過來，傑森則在背  
後灌了口酒，滿足地歎息道：  
「雖然我最愛的是朗姆酒，但摩瑞亞  
的桑椹酒真是棒透了。老鎮長還答應回  
去後多送我幾箱呢！」

「船長，你滿身酒氣，如果能離我三尺，  
我將感激不盡——」

「你太見外了。」傑森攬住艾佛列的肩，  
無視大副一臉嫌棄的表情說，「船長我一向  
親民，不用太感激我。」

「艾佛列！看！蘇菲在海底找到的！」

小彼得把桑果遞給大副，大副訝道：「海  
底？」

「嗯，就在這個玻璃瓶裏。」

蘇菲舉起了瓶子。

大副挑了挑眉，執起單片眼鏡端詳一會後，皺眉道：「奇怪，不只是果實，連葉子也是青嫩的。放在海裏怎麼還能保持這麼新鮮的狀態呢？」

傑森俯下頭嗅了嗅也說：  
「聞上去還有香味。嘿，鐵塔，  
你也來聞聞看。」

水手長低下頭，  
鼻子翕動幾下，也疑惑地點了點頭。

「瓶裏還有這卷紙。」蘇菲打開了小紙卷，「咦？看來是封信。」

「信？」大副問，「寫了甚



麼？」

「『死神』的腳步已愈來愈近，我把所有希望寄託在這個玻璃瓶裏。假如真有人拾到這個瓶子，恐怕那時我已葬身大海。懇求你可憐我這個將死之人，還我一個心願……」」

蘇菲頓住，與眾人相視一眼，繼續朗讀出餘下的內容：

「『我的名字叫喬治，出生在摩瑞亞以北的紅桑村裏。

正在看信的好心人啊，我請求你，帶着瓶中的信和桑果，把它們帶回去紅桑村，交給我的摯愛寧芙。

從摩瑞亞一直向北走，你會看見一大片桑樹林。再沿着林中的小溪向前走，會有一棵巨大的



桑樹，那就是我的家、我最美麗的故鄉。夏天，林中會充滿甜蜜而芬芳的香氣，風吹過樹葉，我會聽見它們在唱歌……

那棵樹就是我與寧芙相識的地方。本來回去我便要娶她的。好心人啊，請你把一切都交給她。如果她不在了，便把一切都埋在那棵桑樹下。



寧芙、寧芙，我已  
不知道該期待你還在等詩，  
還是已經離開……如果你看到此信的  
話，我想讓你知道，我的心從未離開過  
故鄉，未離開過你。

寧芙，這裏好冷，我想回去，我真想回  
去。

我想回去你的身邊！可是……世上究竟會  
否有人撿到此信呢？

喬治，1665年11月21日絕筆。』」

蘇菲唸完整封信後，其他人都沉默不語，  
信中**悲哀**而**絕望**的語氣感染了每一個人。

「可憐的傢伙。」傑森忍不住歎了口氣。

「1665年，都已經是**34年**  
**前**的事了。」蘇菲喃喃地說：

「也不知那位叫寧芙的姑娘還



在不在……」

彷彿在回應她的說話，

桑果忽然發出了柔和而耀

眼的光芒。它像一顆星在夜裏閃閃發光，照亮了他們驚奇的臉孔。

「**果實在發光！它發光了！**」小彼得大叫起來，「你們看！它居然發光了！蘇菲，你看！」

「我看到了，它在海底也是這樣發光的……」蘇菲怔怔地回答。

不一刻，光芒再度暗淡下來，隨後又消失不見了。

「這已經完全超出我的認知範圍了。」大副說，「一顆過了30多年還很新鮮的桑果，它還會發光。」

「嘿，你們知道我在想甚麼嗎？」傑森忽然

問道。

他們朝船長看過去，只見他笑嘻嘻地說：「我們明天便要把『貨』押回摩瑞亞去。紅桑村離摩瑞亞不算遠，而船長我呢，一向好奇，很想看看是甚麼地方居然可以種出一顆會發光的果子——」

「船長，請你不用廢話了。我贊成。」大副舉高了手。

水手長點點頭，也同樣舉高手。小彼得左瞄右看看，睜大眼說：「你們在搞甚麼呀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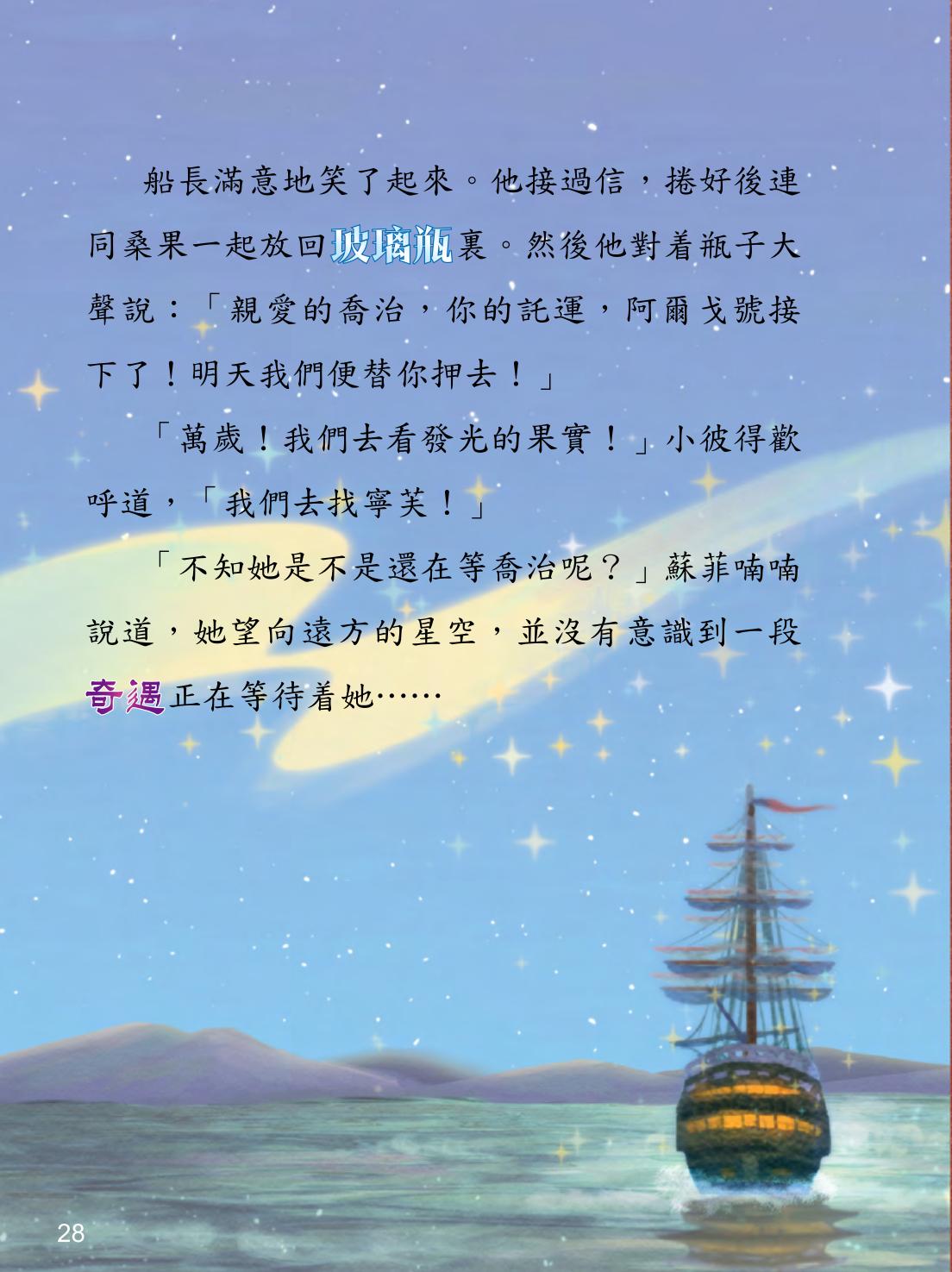
「小彼得，我們這艘是**躑躅船**，眼前不就有個客人託運嗎？雖然遲了34年。」蘇菲笑着揚了揚手中的信，然後也舉手道，「我也贊成。」

小彼得聞言，馬上跳起來舉高雙手：「還有我！我！我也是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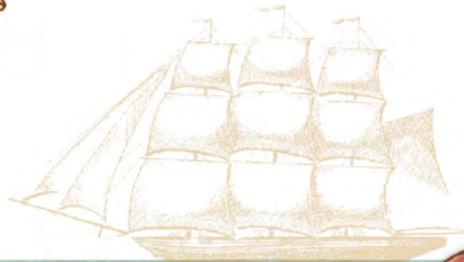
船長滿意地笑了起來。他接過信，捲好後連同桑果一起放回**玻璃瓶**裏。然後他對着瓶子大聲說：「親愛的喬治，你的託運，阿爾戈號接下了！明天我們便替你押去！」

「萬歲！我們去看發光的果實！」小彼得歡呼道，「我們去找寧芙！」

「不知她是不是還在等喬治呢？」蘇菲喃喃說道，她望向遠方的星空，並沒有意識到一段**奇遇**正在等待着她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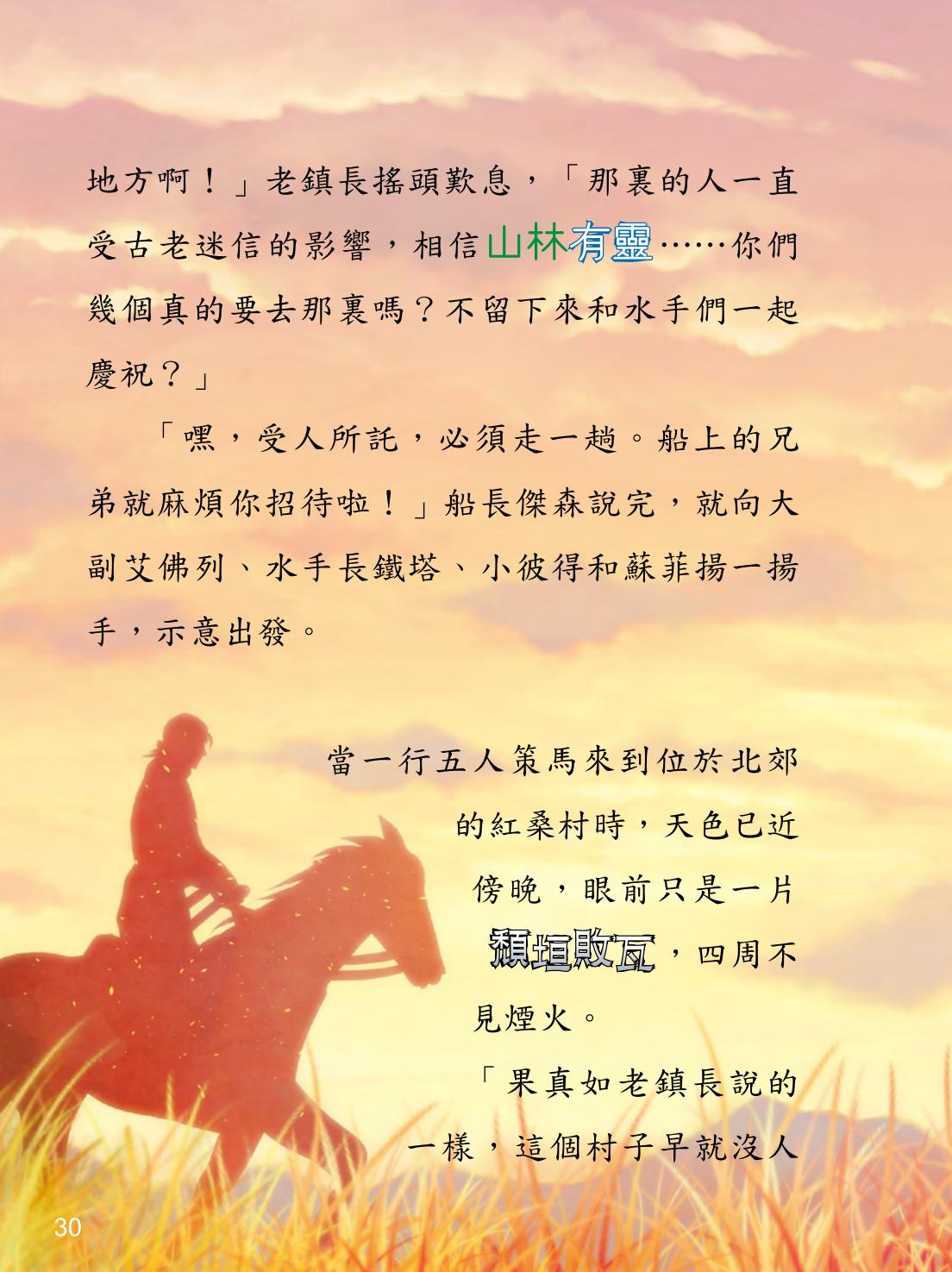
# 精靈的歌聲



出乎蘇菲等人意料之外，紅桑村竟早已荒廢。摩瑞亞的老鎮長把他們視為降伏海盜的大恩人，當知道他們要出發去紅桑村時，老人不僅主動借出幾匹馬，還熱心地道出紅桑村的往事。

「紅桑村在沒落前，就是個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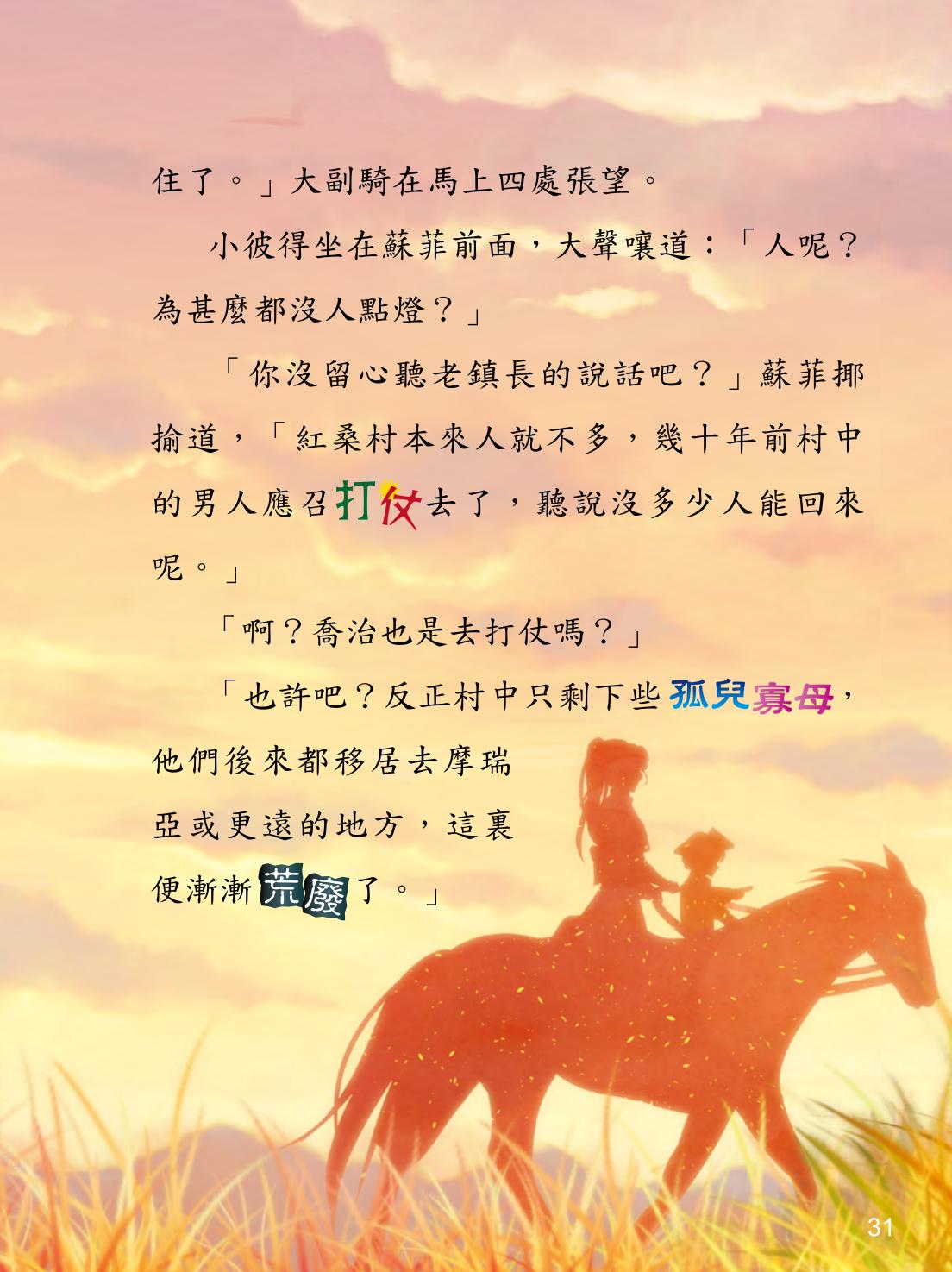


地方啊！」老鎮長搖頭歎息，「那裏的人一直受古老迷信的影響，相信山林有靈……你們幾個真的要去那裏嗎？不留下來和水手們一起慶祝？」

「嘿，受人所託，必須走一趟。船上的兄弟就麻煩你招待啦！」船長傑森說完，就向大副艾佛列、水手長鐵塔、小彼得和蘇菲揚一揚手，示意出發。

當一行五人策馬來到位於北郊的紅桑村時，天色已近傍晚，眼前只是一片頽垣敗瓦，四周不見煙火。

「果真如老鎮長說的一樣，這個村子早就沒人

A silhouette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and a child riding a horse through tall grass at sunset. The scene is bathed in warm orange and yellow light, with the horizon showing distant hills or mountains.

住了。」大副騎在馬上四處張望。

小彼得坐在蘇菲前面，大聲嚷道：「人呢？為甚麼都沒人點燈？」

「你沒留心聽老鎮長的說話吧？」蘇菲揶揄道，「紅桑村本來人就不多，幾十年前村中的男人應召打仗去了，聽說沒多少人能回來呢。」

「啊？喬治也是去打仗嗎？」

「也許吧？反正村中只剩下些孤兒寡母，他們後來都移居去摩瑞亞或更遠的地方，這裏便漸漸荒廢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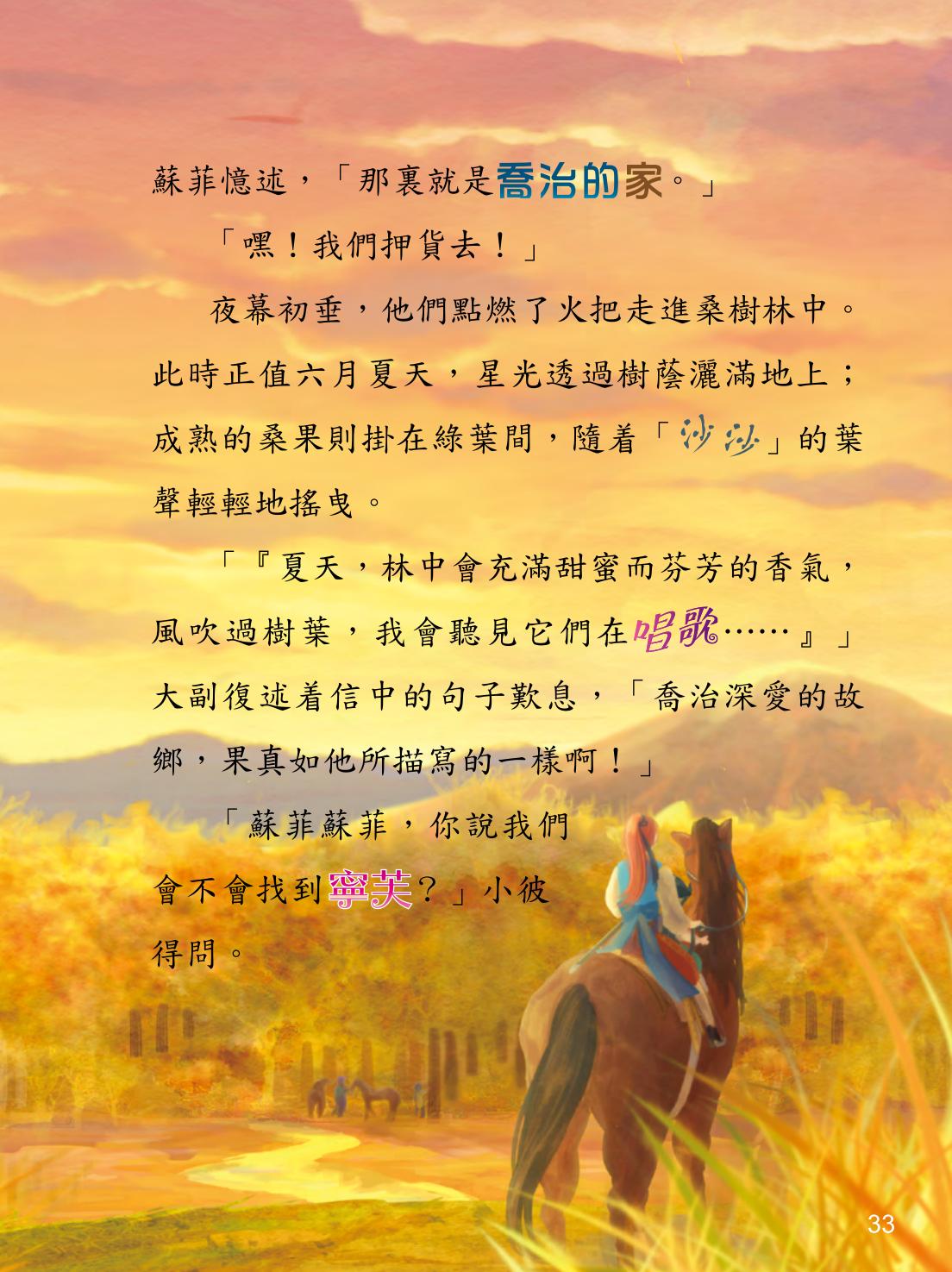
「寧芙呢？她也搬走啦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？」蘇菲答道，「我們還沒找到喬治的家呢！」

「嗨！你們快來這邊！」

傑森的聲音歡快地從另一邊傳來。蘇菲和小彼得循聲尋去，只見前面不遠處有一條小溪。，並一直往桑樹林裏伸延開去。樹林前，水手長正把馬的韁繩綁在樹上，他身旁的船長則指着小溪說：「瞧！這不就是喬治信上說的那條小溪嗎？」

「沿着小溪走，找到林中**巨大**的桑樹……」

A warm-toned illustration of a horse and rider in a golden field at sunset. The horse is brown with a blue saddle blanket, and the rider has pink hair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are trees and a path where two figures are walking a horse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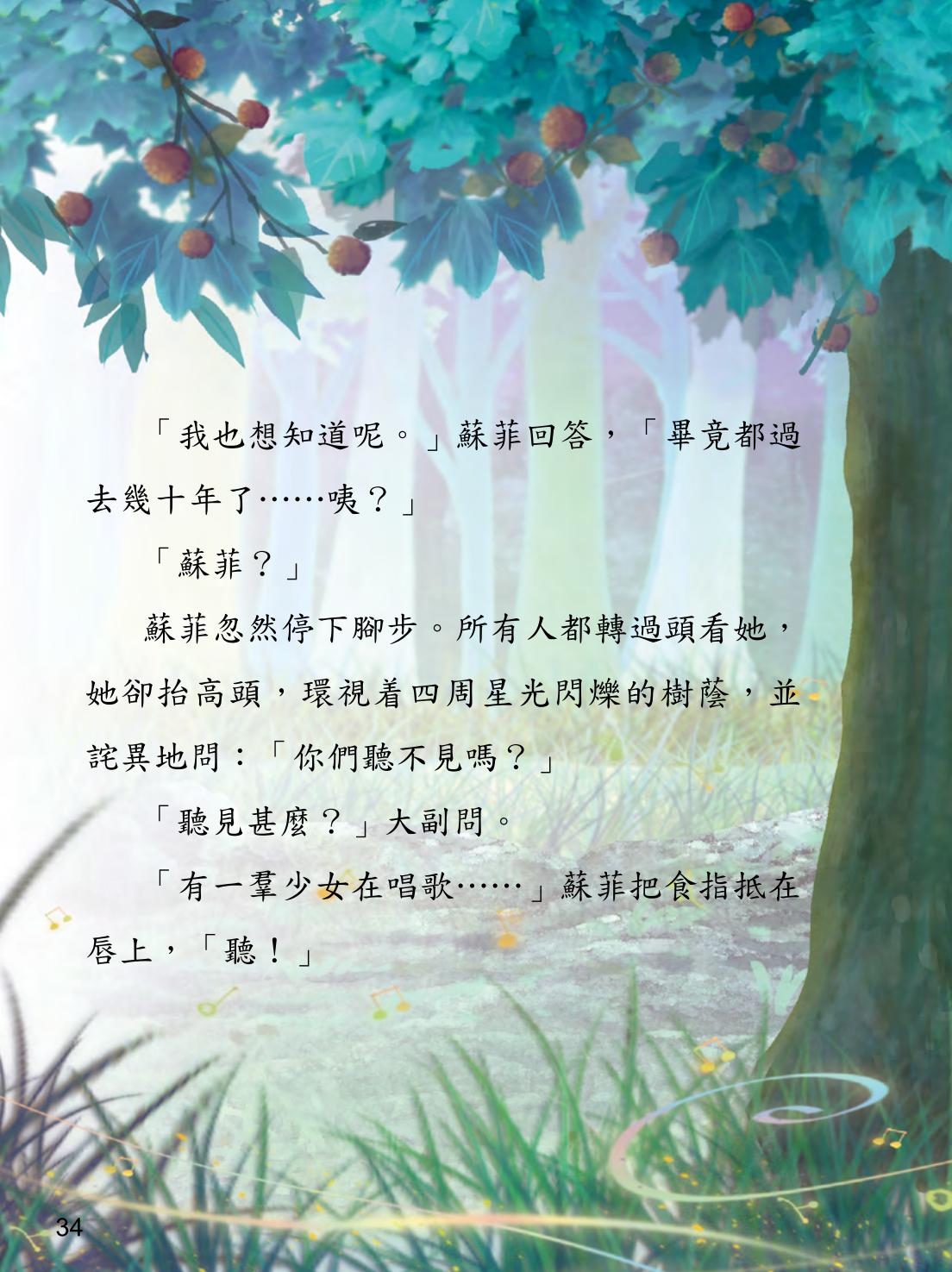
蘇菲憶述，「那裏就是喬治的家。」

「嘿！我們押貨去！」

夜幕初垂，他們點燃了火把走進桑樹林中。此時正值六月夏天，星光透過樹蔭灑滿地上；成熟的桑果則掛在綠葉間，隨着「沙沙」的葉聲輕輕地搖曳。

「『夏天，林中會充滿甜蜜而芬芳的香氣，風吹過樹葉，我會聽見它們在唱歌……』」大副復述着信中的句子歎息，「喬治深愛的故鄉，果真如他所描寫的一樣啊！」

「蘇菲蘇菲，你說我們會不會找到寧芙？」小彼得問。



「我也想知道呢。」蘇菲回答，「畢竟都過去幾十年了……咦？」

「蘇菲？」

蘇菲忽然停下腳步。所有人都轉過頭看她，她卻抬高頭，環視着四周星光閃爍的樹蔭，並詫異地問：「你們聽不見嗎？」

「聽見甚麼？」大副問。

「有一羣少女在唱歌……」蘇菲把食指抵在唇上，「聽！」



是誰把大地任意踐踏，又將泥土建成高牆？

是誰劃分了牆壁內外，又在縫中竊竊私語？

是誰從高牆中走出來，又走進了我們之中？

噢！我們如此期待，卻又如此惶恐！

是誰再次闖進這塊土地？

「蘇菲？你到底在搞甚麼鬼？」小彼得繞着蘇菲轉，「我甚麼也聽不見啊？」

告訴我們吧！你的心是否依舊在高牆內？

告訴我們吧！你的目光是否穿過了高牆外？

告訴我們吧！你的腳步帶來斧頭抑或善意？

告訴我們吧！我們如此期待，卻又如此惶恐！

我們已在此成千上百年！



「我們來自阿爾戈海上鏢局，是為喬治押貨而來！」

蘇菲揚聲大叫，其他人都被嚇了一跳。小彼得伸手抓着她的衣襪，驚恐地說：「蘇菲……你別嚇我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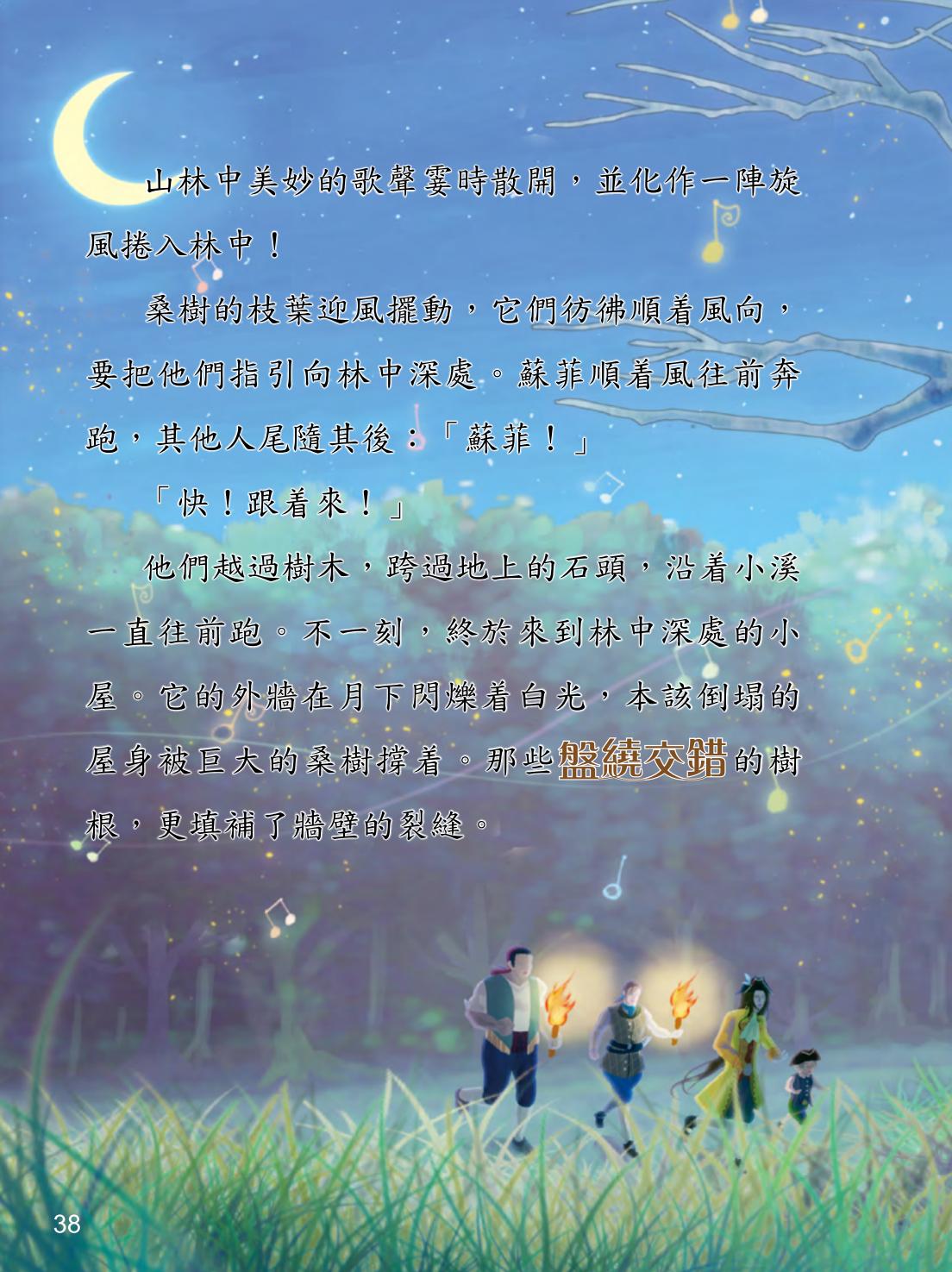
蘇菲搖了搖頭，又對着桑樹林說：「請問你們是誰？你們知道寧芙這個人嗎？她還在不在這裏？」

噢！她說喬治！

噢！她說寧芙！

噢！寧芙！他們在找寧芙！

寧芙——寧芙——



山林中美妙的歌聲霎時散開，並化作一陣旋  
風捲入林中！

桑樹的枝葉迎風擺動，它們彷彿順着風向，  
要把他們指引向林中深處。蘇菲順着風往前奔  
跑，其他人尾隨其後：「蘇菲！」

「快！跟着來！」

他們越過樹木，跨過地上的石頭，沿着小溪  
一直往前跑。不一刻，終於來到林中深處的小  
屋。它的外牆在月下閃爍着白光，本該倒塌的  
屋身被巨大的桑樹撐着。那些盤繞交錯的樹  
根，更填補了牆壁的裂縫。



樹與屋，竟如  
一對戀人般**相依相偎**  
在一起。

「喬治的家……」

蘇菲發出了驚歎。

「咦？」船長忽然訝道，「你們瞧，這棵樹怎麼沒有葉？」

他們這才發現眼前的桑樹果真有別於周圍青葱的樹木，它猶如一個垂垂老矣的老嫗，枝樞上光禿禿的，竟無一片葉子。

「難道已枯死了嗎？」大副皺起雙眉。

水手長聞言，走上前去撫摸樹皮，然後搖了搖頭。

「還沒有枯死嗎……？」大副沉吟，「這就奇怪了。」

眾人在樹下觀察片刻，全都百思不解。

小彼得跑進屋裏，大聲喊道：「寧芙！你在不在呀？」

眾人尾隨進去，卻見爐灶已蒙上了厚厚  
的灰塵，燈台上僅剩乾

結的油脂，裏面早已空無一人。！」

「我們果然來得太遲了嗎？」船長喃喃地說。

「**寧芙！**」小彼得不死心地跑出屋外，雙手圈在嘴邊，朝四周大呼大叫，「寧芙！你在不在！寧芙——」

呼叫聲在樹林中**迴迴盪盪**，只有葉影隨風晃動。

蘇菲拿着**玻璃瓶**走出屋外，站在巨大的桑樹下。她對着瓶子輕輕地說：「抱歉，喬治。看來寧芙已不在這裏，但我們總算把你帶回家了……」

瓶裏的桑果猶如聽到她在說話似的，竟再次**溢發光芒**。與此同時，站在她背後的小彼得也輕呼起來：「樹……桑樹在發光！」

「是喬治嗎？」一個空靈的女聲忽然在上空響起，「是你回來了嗎？」